



文會筆錄

四

□-13
767
4



文會筆錄五

董叔重問孟子集注序說言史記孟子受業子

思之門人注云趙氏注及孔叢子亦皆云孟子

親受業於子思銖謂趙岐所注必有所考孔叢

子恐是偽書似不必引此書如何曰孔叢子雖

偽書然與趙岐亦未知其孰先後也姑存亦無

害文集

○道既通蒙引曰此句可淺說若正經說到道處又非司馬遷見識所能到遷之見只是說他

仁 13
767



學通相似嘉謂遷固見不到然讀序說者道字當重看此讀書之活法也觀朱子論韓子道大而博之語可見朱說見下

○董叔重問史記謂孟子之書孟子自作趙岐謂其徒所記今觀七篇文字筆勢如此決是一手所成非魯論比也然其間有如云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亦恐是其徒所記孟子必曾略加刪定也此非甚緊切以朋友間或有疑此者嘗以此答之恐未是也伏乞垂誨曰或恐是如

此文集下同吳伯豐問孟子集解序說引史記列傳

以為孟子之書孟子自作韓子曰軻之書非自

著嘉按韓子之說見答張籍書先生謂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而滕文公首章道性善處注則曰門人不能盡記其

詞又於第四章決汝漢處注曰記者之誤不知如何

曰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

鎔鑄而成非綴緝所就也論語便是記錄綴緝

所為非一筆文字矣

○語類十九曰孟子之文恐一篇是一人作又

疑孟子親作不然何其妙也豈有如是人出孟子之門而沒世不聞耶

○語類浩然章曰公孫丑善問問得愈密盛水不漏若論他會恁地問則不當云軻之死不得其傳不知後來怎生不可曉或是孟子自作此書潤飾過不可知

○小註新安陳氏曰愚聞或疑易繫辭有子曰字以為非孔子作朱子曰安知非後人所加如周子自著通書五峰刊之每章加周子曰字今

讀孟子亦當會此意嘉謂此說是也朱說見本義及語類六十七百四十一

○讀書錄七曰孟子之書齊梁諸國之君皆稱謚則成于後來弟子無疑嘉謂此說非也謚亦弟子所勦入爾

○讀書錄七曰孟子七篇迺洙泗之正傳經千餘載世儒例以子書視之而無知之者獨唐之韓子謂孟氏醇乎醇者也又曰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又曰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又曰孟氏之功不在禹下是則千載之間知孟子者韓子一人而已宋之大儒有德業聞望重於一世

者猶擠孟子於法言之後尚何望於他人耶惟
河南程夫子倡明絕學始表章其書發揮其指
而一時及門之士遂相與翕然服膺其說天下
始曉然知其為洙泗之正傳而不敢妄議至朱
子又取程氏及群賢之說會萃折衷以釋其義
與論語大學中庸列為四書由是洙泗之正傳
益以明備千古入道之門造道之閫無越于此
矣有志者尚篤所力哉

嘉謂大儒
指溫公

○歐陽脩崇文總目云續孟子二卷唐林慎思

撰

上下二卷各七
篇合十四篇

慎思以謂孟子七篇非軻自

著書而弟子共記其言不能盡軻意因傳其說
演而續之嘉閱其書卑陋甚矣

○孟子疏乃邵武士人假作蔡季通識其人當
孔穎達時未尚孟子只尚論語孝經爾其書全
不似疏樣不曾解出名物制度只繞纏趙岐之

說耳

語類
十九

○孟子綱領見文集

○韓子四條第一原道之語第二讀荀子之語

第二送王秀才序之語第四與孟簡尚書書之

語古者以下十五字
法言吾子十篇語

○問韓子稱孔子之道大而能博大是就渾淪博是就該貫處否曰韓子亦未必有此意但如此看亦自好至問如何是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曰政事者就政事上學得文學者就文學上學得德行言語者就德行言語上學得語類九十一看來人全是資質韓退之云孔子之道大三下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

皆得其性之所近此說甚好看來資質定了其為學也只就他資質所尚處添得些小好而已所以學貴公聽並觀求一箇是當處不貴徒執已自用今觀孔子諸弟子只除了曾顏之外其他談話便皆有病程子諸門人上蔡有上蔡之病龜山有龜山之病和靖有和靖之病無有無病者或問也是後來做工夫不到故如此曰也是合下見得不周徧差了又曰而今假令親見聖人說話盡傳得聖人之言不差一字若不得

聖人之心依舊差了，何況猶不得其言，若能得聖人之心，則雖言語各別，不害其為同。如曾子說語比之孔子，又自不同；子思傳曾子之學，比之曾子，其言語亦自不同；孟子比之子思，又自不同。然自孔子以後，得孔子之心者，惟曾子、子思、孟子而已。後來非無能言之士，如揚子雲、法言、禰傲、論語、王仲淹、中說，亦模倣論語言愈似，而去道愈遠。直至程子方略明得四五十年為得聖人之心，然一傳之門人則已皆失其真矣。

云云其終卒歸於擇善固執，明善誠身，博文約禮而已。只是要人自去理會。

○通書曰：顏子，亞聖。

○吳伯豐問橫渠言孟子不得已而用潛龍也。顏子潛龍勿用者也。必大觀橫渠嘗曰：學者貴識時。顏子陋巷自樂，以孔子在焉。若孟子時既無人，豈可不以道自任？以此論之，則在孟子非當潛者矣。而此乃以為不得已而用者，豈橫渠猶以孟子為行未成者歟？曰：孟子以時言之，固

不當潛然以學言之則恐猶有且合向長進步處橫渠此言極有味也

伊川上仁宗皇帝書有此意○文集

○答林擇之書曰近略整頓孟子說見得此老直是把得定但常放教到極險處方與一幹轉幹轉後便見天理人欲直是判然非有命世之才見道極分明不能如此然亦只此便是英氣害事處便是才高無可依據處學者亦不可不知也

文集

○讀書錄四曰英氣甚害事渾涵不露圭角最

好刺語亦善夫之益以精進其意而於此

○讀書續錄三曰楊龜山曰人性上不容添一物此言當深翫同五曰楊龜山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以是見龜山之識極高

○章句詩疏詳矣

○有仁義而已矣有字可著眼集註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程子曰不復知有仁義語類曰蓋緣本來道理只有一箇仁義更無別物事義是事事要合宜

○答劉季章書曰孟子說未有仁而遺其親未
有義而後其君便是仁義未嘗不利然董生却
說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是仁
義未必皆利則自不免去彼而取此蓋孟子之
言雖是理之自然然到直截剖判處却不若董
生之有力也文集

○與張欽夫別紙曰易六十四卦無非言吉凶
禍福書四十八篇無非言災祥成敗詩之雅頌
極陳福祿壽考之盛以散動其君而告戒之者

尤不為少卷阿 尤著孟子最不言利然對梁王亦曰

未有仁義而遺後其君親者答宋牼亦曰然而
不王者未之有也此豈以利害動之哉但人自
以私心計之便以為利故不肖者則起貪欲之
心賢者則有嫌避之意所趣雖殊然其處心之
私則一也若夫聖賢以大公至正之心出大公
至正之言原始要終莫非至理又何嫌疑之可
避哉文集

○曾擇之問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曰仁者心

之德猶言潤者水之德燥者火之德愛之理猶
言木之根水之原試以此意思之文集

○趙註曰新鑄鍾殺牲以血塗其釁郊因以祭
之曰釁周禮大祝曰隨釁逆牲逆尸令鍾鼓天
府上春釁寶鍾及寶器嘉按今大祝隨作
隨韻會二字相通

○釁鼓見定公四年左傳及漢高帝紀漢書注
應劭曰釁祭也殺牲以血塗鼓釁呼為釁臣瓚
曰禮記及大戴禮有釁廟之禮皆無祭事嘉謂

詩疏可
考見

師古曰許慎云釁血祭也然即凡殺牲

以血祭者皆為釁安在其無祭事乎又古人新
成鍾鼎亦必釁之豈取釁呼為義應氏之說亦
未允也呼音火亞反琅邪代醉十一曰釁鍾許
氏說文釁血祭也漢高祖紀釁鼓應劭曰殺牲
以血塗釁呼為釁師古曰凡殺牲以血祭者皆
為釁古人新成鍾鼎亦必釁之豈取釁鑄為義
然則釁乃殺牲以祭之名朱子註蓋本應氏說
當從說文為是

○語類三曰大抵鬼神用生物祭者皆是假此

生氣為靈古人鑿鍾鑿龜皆此意

八十七
亦言之

○仁術詩曰在昔賢君子存心每欲仁求端從有術及物豈無因惻隱來何自虛明覺處真擴充從此念福澤遍斯民人井倉皇際牽牛穀鯨辰向來看楚越今日備吾身

文集

○語類百一問橫浦語錄載張子韶戒殺不食鱓高抑崇相對故食之龜山云子韶不殺抑崇故殺不可抑崇退龜山問子韶周公何如人對曰仁人曰周公驅猛獸兼夷狄滅國者五十何

嘗不殺亦去不仁以行其仁耳先生曰此特見其非不殺耳猶有未盡須知上古聖人制為罔罟佃漁食禽獸之肉但君子遠庖廚不暴殄天物須如此說方切事情

○心之權度文集答江亢適書可見

○答黃商伯書曰已發之處以心之本體權度審其心之所發恐有輕重長短之差耳所謂物皆然心為甚是也若欲以所發之心別求心之本體則無此理矣此胡氏觀過知仁之說所以

爲不可行也

文集

○答或人書曰仁者與天爲一智者聽天所命與天爲一者嘉人之善矜人之惡無所擇於利害故能以大事小聽天所命者循理而行順時而動不敢用其私心故能以小事大然此亦各因一事而言惟仁者能如此智者能如此耳非專以事大事小爲仁智之分樂天畏天之別也仁者固能事小然豈不能事大智者固能事大然豈不能事小但其事之情則有樂天畏天之

異耳保天下保一國以其德之厚薄量之大小而言亦無一定之拘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此智者畏天而保天下之事也所云忘私克己乃畏天之事樂天則無私之可忘無己之可克矣度勢量力乃計利害之私智者知天理之當然而敬以循之所以爲畏天也

文集

○齊人伐燕勝之章論文主此不及孔子處集註明孟子之意而已文集語類亦若是之說間有之然更有極至之論嘗檢出之附于拘幽操

之後程張抄略載之論語筆錄詳之學者尤宜識之

○昨得潘恭叔書說滕文公問間於齊楚與竭力以事大國兩段注云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効死勿去者義也義字當改作經思之誠是蓋義便近權如或可如此或可如彼皆義也經則一定而不易既對權字須著用經字語類七十六

○張敬之問滕文公之問愈迫而孟子所以答之者若無可為謀者極其規模所就亦不過太

王畏天保國之事至於萬章之問宋而孟子遽以成湯樂天之事反覆告之豈滕之地褊小不足以有為而王偃滅滕伐薛敗諸侯之兵果有可畏之實耶曰疆弱者勢也得失者事也宋滕之疆弱有異故其得失之効不同但共一事之如此而為得如此而為失則其理未嘗不同耳若曰以疆弱為得失則是疆者常得弱者常失也豈其然乎文集

○文王猶方百里起自方百里起也故集註猶

與由通文集答何叔京書曰如孟子中由猶二字常互用之

○與郭冲晦書曰孟子之學蓋以窮理集義為始不動心為效蓋唯窮理為能知言唯集義為能養其浩然之氣理明而無所疑氣充而無所懼故能當大任而不動心考於本章次第可見

矣文集

○答徐彥章書曰孟子之不動心當從程子能無畏難而動其心乎之說則一章之指首尾貫

通矣丑非疑孟子以得位為樂而動其心故孟子所答之意亦不為此詳味可見矣又曰量敵慮勝是孟施舍譏他人不能無懼之言又曰縮直也儀禮禮記多有此字每與衡字作對下文直養之說蓋本於此乃一章大指所繫不可失也文集集義下雲峰胡氏曰集註訓以直養則曰自反而縮此則言自反常直自反不直見得孟子養氣之論正自夫子所謂自反而縮來也得天下皆不為下魯齋王氏曰此亦是自反而不

縮所以不為也

○語類問向看此段以告子不得於言是偶然失言非謂他人言也曰其向來亦如此說然與知言之義不同此是告子聞他人之言不得其義理又如讀古人之書有不得其言之義皆以為無害事但心不動足矣不知言便不知義所以外義也如說淫邪道亦只是他人言故曰生於其心其字便是謂他人也

嘉謂此未定之說

○告子不得於言孟子知言此言不必分人已

亦不必合之故集註滾說之觀或問則當初分而解之者也後面知言下堂上堂下之譬是人之言也然而辭命下今孟子云云則已之言也嘉故曰不可拘拘乎人已之分合者正謂此也答張敬夫書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孟子既引告子之言而論其得失如此夫心之不正未必皆氣使之故勿求於氣未為盡失至言之不當未有不出於心者而曰勿求於心則有所不可矣伊川先生曰人

必有仁義之心然後有仁義之氣粹然達於外所以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也又曰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蓋不知義在內也皆此意也然以下文觀之氣亦能反動其心則勿求於氣之說未為盡善但心動氣之時多氣動心之時少故孟子取其彼善於此而已凡曰可者皆僅可而未盡之詞也至於言則雖發乎口而實出於心內有蔽陷離窮之病則外有詖淫邪遁之失不得於言而每求諸心則其察理日益精矣孟

子所以知言養氣以為不動心之本者用此道也而告子反之是徒見言之發於外而不知其出於中亦義外之意也其害理深矣故孟子斷然以為不可於此可見告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孟子而亦豈能終不動者哉文集林子玉問伊川先生解孟子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此觀入之法嘉按答李晦叔書曰程子不得於言之說恐記者之誤擇之乃謂不得於言謂在已失之於言也而孟子與公孫丑問答論知言大槩謂知人之言不知擇之之說

還可從否曰孟子文義正謂在已者失之於言耳然言為心聲則在已在人皆如此也同上○嘉謂如

先生此說則程說未必記者之誤

○志至焉氣次焉語類兩說一曰不是先後此正意二焉字可見集註至極次之是也一曰只是先後此餘意集註志至而氣次而學可見要之至次二字活

○語類二十六問一曰用其力將志氣合說如何曰用力說氣較多志亦在上面了志之所至

氣必至焉這志如大將一般指揮一出三軍皆隨只怕志不立若能立志氣自由我使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人出來恁地萎萎衰衰恁地柔弱亦只是志不立志立自是奮發敢為這氣便生志在這裏氣便在這裏因舉手而言曰心在這手上手便暖在這脚上脚便暖志與氣自是相隨若真箇要求仁豈患力不足

○歐陽希遜問集註云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其竊味

氣體之充與下面浩然之氣兩箇氣字大意似
同而精微密察處略似有異前面氣字若專主
形於外者而言後面氣字若專主發於內者而
言曰氣無二義但浩然之氣乃指其本來體段
而言謂體之充者泛言之耳然亦非外此而別
有浩然之氣也文集

○以直趙註爲句伊川從之明道屬下句朱註
從之以謂得孟子之意而有天厭之失語類詳
焉

○答林德久書曰以直養而無害即上文自反
而縮之意人能集義則無不直而氣浩然矣文集

○答程允夫書曰浩然之氣大剛直當從伊川
之說更宜深思文集嘉謂浩然之氣大剛直當從
伊川之說恐是允夫來書之說不然未定之說
耳

○答呂子約書曰養氣一節只說得程子意若
論孟子門庭指意又却不然至大至剛只合四
字爲句以直養而無害此直字便是上文縮字

下文義字孟子之意只是說每事做得是當即自然無所愧怍意象雄豪所以雖當大任而無所畏懼耳推其本原固未有不立敬而能集義者然此章之意則未及夫敬字也此自程子門庭功夫發此說出來耳

文集

○答楊子順書曰孟子所云必有事焉乃承上文集義而言語脉貫通即無敬字意思來歷但反復讀之便自見得不假注釋矣明道之語却是借此四句移在敬字上說非解此章文義不

若伊川先生之說為得本文之意然其解正字即是助長則亦未安記得一處說正之之甚遂至於助長此語却差近然猶有所未盡也若看得本文語脉分明而詳考集注以究其曲折子細識認見得孟子當時立意造語無一字無來歷不用穿鑿附會枉費心力而轉無交涉矣

文集

極論之

○偶讀漫記曰闡中人李復字履中及識橫渠

先生紹聖間為西邊使者博記能文今信州有
涵水集者即其文也其間有論孟子養氣者動
必由理故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地無憂無懼
其氣豈不充乎故曰是集義所生者舍是則明
有人非幽有鬼責自歎於中氣為之喪矣故曰
無是餒也此語雖踈然却得其大旨近世諸儒
之論多以過高而失之甚者流於老莊而不知
不若此說之為得也惜其亂於詩文博雜之中
學者或不之讀故表而出之

文集

○答張元德書曰配義與道之說殊不可曉大
抵讀書須是虚心靜慮依傍文義推尋句脉看
定此句指意是說何事略用今人言語襯帖替
換一兩字說得古人意思出來先教自家心裏
分明歷落如與古人對面說話彼此對答無一
言一字不相肯可此外都無閑雜說話方是得
箇入處怕見如此棄却本文肆為浮說說得即
當都忘了從初因甚話頭說得到此此最學者
之大病也故程先生有說書非古意轉使人薄

漢儒下帷講誦未必是說書又說作論語解已
是剩了又以毛公說詩為有儒者氣象觀此等
處其意蓋可見今說配義與道却不就孟子上
理會如何是義如何是道如何是氣如何地配
便一鄉掉開了只單說箇道字已是無捉摸處
又將道字訓作行字尤無交涉說得愈多去理
愈遠矣今合且先理會如何是義却就義字上
推如何是道道之與義同異如何如何又要氣
來配他配字又是何意適檢集注說得盡分明
不知曾子細看否

只此數字分明即孟子意思分明可見而程子
所謂冲漠氣象亦在其中初非有二說也子約
所說亦未免向別處去如此支離轉無交涉却
恐不免真為擊拳豎拂者所笑矣其它所論時
習率性為魚等說今皆未暇論論得亦未有益
可且理會此配義與道令分明便中早報及也

文集

程子曰其為氣也配義與道道有冲漠之氣

象遺書

中庸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君子居則
仁而動則敬也

○吳伯豐問明道曰道有冲漠氣象此道字與義字相對蓋指其體而未及於用也冲漠云者蓋無朕可見之意曰此說得之文集

○讀書續錄三曰朱子曰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既曰天理則仁義禮知皆道也義則人心裁制是道使合宜耳既言道義下文又止言集義蓋事事合宜即道之合宜也

○蒙引饒氏云無是餒也是無氣則道義餒行有不慊於心則餒是無道義則氣餒此說尤謬

一餒字本同也皆謂體不充

嘉謂蔡氏得之文集註分明文集答呂

子約書亦詳

○偶讀謾記曰東坡手書煮猪肉法引孟子曰心勿忘勿助長知前輩讀此皆依古注勿正爲句絕非獨程先生也作正心者其始於王氏乎然文勢亦或有之未可直以爲非故予於集註兩存之文集

○答徐彥章書曰必有事焉如言有事于上帝有事於顯吏之類非是用力之地乃言須當用

力也。正者等待期望之意。與春秋傳師出不正
及戰不正勝之正同。古注以望字釋之是也。忘
者失其所有事助長者望之不至而作為奮迅
以增益之也。文集

○答呂伯恭書曰承喻整頓收斂則入於著力
從容游泳又隨於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然程
子嘗論之曰亦須且自此去到德盛後自然左
右逢其原今亦當且就整頓收斂處著力但不
可用意安排等候即成病耳勿正之正其字義

正如今人所謂等候指準春秋傳云師出不正
及戰不正勝用字之意亦正如此耳。文集程
語近思四

○張敬之問必有事焉一段顯父謂此二者界
限極難分別蓋不致力則便無所事而幾於忘
才著意則未免預期欲速而流於助但將心平
鋪謹守則又未見脫灑處曰此一段依孟子本
文只合就養氣上說集注言之備矣明道先生
移就持敬上說却是養氣已前一段事功夫雖

密然恐不若且依孟子看也文集

○答何叔京書曰熹奉親屏居諸况仍昔所憂所懼太略不異來教之云而又有甚者焉耳躁妄之病在賢者豈有是哉顧熹則方患於此未能自克豈故以是相警切耶佩服之餘嘗竊思之所以有此病者殆居敬之功有所未至故心不能宰物氣有以動志而致然耳若使主一不臨事接物之際真心現前卓然而不可亂則又安有此患哉或謂子程子曰心術最難執持

如何而可子曰敬又嘗曰操約者敬而已矣惟其敬足以直內故其義有以方外集義而氣得所養則夫喜怒哀樂之發其不中節者寡矣孟子論養吾浩然之氣以為集義所生而繼之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蓋又以居敬為集義之本也夫必有事焉者敬之謂也若曰其心儼然常若有所事云爾夫其心儼然肅然常若有所事則雖事物紛至而沓來豈足以亂吾之知思而宜不宜不可之幾已判然於

胸中矣如此則此心晏然有以應萬物之變而何躁妄之有哉雖知其然而行之未力方竊自悼敢因來教之及而以質於左右不識其果然乎否也文集嘉謂此發孟子之蘊而無餘者也必有事焉孟程之意各有攸當中庸或問明辨之矣

○語類問顏子具體而微微是微小或隱微之微曰微只是小然文意不在小字上只是說體全與不全文集

○東溪高公祠記曰孟子之於二子其論之詳矣雖或以爲聖之清或以爲聖之和然又嘗病其隘與不恭且以其道不同於孔子而不願學也文集

○敬義堂詩曰高臺巨榜意何如住此知非小丈夫浩氣擴充無內外肯誇心月夜同孤文集

○語類不忍人之心章曰如孔子許多門弟都不曾恁地說得分曉想是曾子子思後來講來講去講得精所以孟子說得來恁地若子思亦

只說得箇大體分曉而已

○答何叔京書曰性情一物其所以分只為未發已發之不同耳若不以未發已發分之則何者為性何者為情耶仁無不統故惻隱無不通此正是體用不相離之妙若仁無不統而惻隱有不通則體大用小體圓用偏矣觀謝子為程子所難直得面赤汗下是乃所謂羞惡之心者而程子指之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則可見矣孟子此章之首但言不忍之心因引孺子入井

之事以驗之而其後即云由是觀之無惻隱羞

惡辭遜是非之心則非人也此亦可見矣文集

○語類曰非惡其聲非惡其有不救孺子之惡聲也

○孟子惻隱之心仁之端也這四句也有性也

有心也有情與橫渠心統性情一語好看語類

○惻隱羞惡是已發處人須是於未發時有工

夫始得語類五十九

○語類問知皆廣而克之矣知字是重字還是

輕字曰不能廣充者正為不知都只是冷過了若能知而擴充其勢甚順如乘快馬放下水缸相似嘉謂此與集註不合

○語類知皆擴而充之南軒把知做重文勢未有此意知字只帶廣充說知皆廣而充之與苟能充之句相應上句是方知去充下句是真能恁地充嘉謂此與集註合

○四端七情分理氣之義退溪集十六數書論之自省錄所載最備者諸儒道不到處

○退溪集二十二答李剛而書曰天命圖說以欲屬土別無他意以為欲之於七情似可謂無所不在故屬之如此耳然先生雖嘗以七者分之惻隱羞惡兩端畢竟以為七情不可分配四端蓋欲一一分配則不免有牽合之病今當只就先生說中略緝領會了毋深求苦索吾心地便自洒然也嘉按先生之說見語類八十七

○不仁不智是一轉來說集註曰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上章語類黃景申嵩老條可以見之

○泄柳申詳注二予意不苟容意一本作義

○陳安卿問聖人憂世覺民之心終其身至死而不忘耶抑當憂世覺民非其時此意亦嘗在懷但不戚戚發露也若終其身常不忘則不見聖人胸中休休焉和樂處若時或恬然不戚戚發露則又不見聖人於斯人其心相關甚切處若憂世之心與和樂之心並行而不悖則二者氣象又為何如曰聖人之心樂天知命者其常也憂世之心則有感而後見耳

文集

○滕文公首章玉山講義說之最為痛切

○圖解載一說吾有所受之上復加曰字此乃世子答父兄之語因他說宜從先祖故世子自言定為三年之喪非我臆見亦有所傳受而然蓋指孟子所教也故下文謂然友曰上更不著世子字細玩本文自明註謂釋志語不惟於曰字不肖且似贅又百官族人向所謂皆不欲者今皆曰可而謂之知禮又云可字應前不可說

此說可備參攷

○文集答景仁詩注曰六經說命篇始有學字語類七十九曰經籍古人言學字方自說命始有嘉謂學則三代共之則其名抑舊矣
○考亭誌文公親書三字扁下曰明倫堂學宮有扁格古論要曰明倫堂三大字朱文公書在吉安府學古今碑帖考亦曰宋明倫堂三大字朱熹書在吉安府學嘉謂學宮之扁不可有過於此者

○文集并由類說甚詳經界申諸詞狀具言其術與留丞相書有慨然之嘆可惜也已

○神農之言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文集古史餘論言之

○偶讀謾記曰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此但作文取其字數以足對偶而云耳若以水路之實論之便有不通而亦初無所害於理也說者見其不通便欲強爲之說然亦徒爲穿鑿而卒不能使之通也云云大抵孟子之言只是行文之失無害於義理不必曲爲之說闕費心

力也文集○又答吳伯豐書亦言之

○答蔡季通書曰數日在家看得孟子兩篇今

日讀滕文公篇觀其答景春之問直是痛快三

復令人胸中浩然如濯江漢而暴秋陽也文集

○答許順之書曰大抵聖門求仁格物之學無

一事與釋氏同所以尋常議論間偶因記憶自

然及之非是特然立意與之爭勝負較曲直也

想見孟子之闢楊墨亦是如此故其言曰予豈

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文集○又答吳伯恭書論之精切

○昔嘗與人論舜事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

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

人父子者定知此者是窮理者也能此者盡性

者也語類七十七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云云潛室陳氏

曰孟子此語是說大都報應如此若忠臣孝子

不當以此自處當知天下無不是底君父嘉謂

陳說極好

○進為之方語類不親切未安之說未定之說

也
○答柯國材書曰太抵講學只要理會義理非
人所能爲乃天理也天理自然各有定體以爲
深遠而抑之使近者非也以爲淺近而鑿之使
深者亦非也學者患在不明此理而取決於心
夫心何常之有好高者已過高矣而猶患其卑
滯於近者已太近矣而猶病其遠此道之所以
不明不行而學者所以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
也前此以陳許二友好爲高竒喜立新說徃徃

過於義理之中正故常因書箴之蓋因其病而
藥之非以爲凡講學者皆當畫於淺近而遂止
也然觀聖賢之學與近世諸先生長者之論則
所謂高遠者亦不在乎創意立說之間伊川云
吾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意
味覺得與少時自別又尹和靖門人稱尹公於
經書不爲講解而耳順心得如誦已言此豈必
以創意立說爲高哉今吾輩望此地位甚遠太
槩讀書且因先儒之說通其文義而玩味之使

之浹洽於心自見意味可也如舊說不通而偶
自見得別有_レ意思則亦不妨但必欲於傳注之
外別求所謂自得者而務立新說則於先儒之
說或未能究而遽舍之矣如此則用心愈勞而
去道愈遠恐駸駸然失天理之正而陷於人欲
之私非學問之本意也且謂之自得則是自然
而得豈可彊求也哉今人多是認作獨自之自
故不安於他人之說而必已出耳文集

○吳伯豐問第十九章集注云由仁義行非行

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已字
恐未瑩曰已字只作本字為佳文集問仁義禮智
根於心曰上說君子是通聖人言蓋君子氣稟
清明無物欲之累故合下生時這箇根便著上
所以生色形見於外衆人則合下生時便為氣
稟物欲一重隔了這箇根便未著土在蓋有殘
忍底心便沒了仁之根有頑鈍底心便沒了義
之根有忿狠底心便沒了禮之根有黑暗底心
便沒了智之根都各有一重隔了而今人只要

去其氣質物欲之隔教四者之根著土而已如
堯舜性之便是根已著土了湯武反之便是元
來未曾著土而今方移得來著土了語類
六十嘉謂
依此說觀之則集注已字最有意義故再思之
而不改之歟

○答吳伯豐書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是文王
望道如未見之事文集

○善言天云云見荀子素問

○答何叔京書曰孟子鄙王驩而不與言固是

然朝廷之禮既然則當是之時雖不鄙之亦不
得與之言矣鄙王驩事於出弔處已見之此章
之意則以朝廷之禮為重時事不同理各有當
聖賢之言無所苟也豈為愧眾人為已甚而姑
以是答之哉正所以明朝廷之禮而警眾人之
失也文集

○語類五十七蔡問以仁存心如何下以字曰
不下以字也不得呂氏云以此心應萬事之變
亦下一以字不是以此心是如何問程子謂以

敬直內則不直矣何也曰此處又是解直方二字從上說下來敬以直內方順以敬則不順矣嘉謂此答于問程語者恐一時之說耳程子只轉本文以言強持之病云爾語類六十九曰敬而外自方若欲以敬要去直內以義要去方外即非矣朱子此說亦程子之意爾不可拘乎以字在上在下也朱子論脩己以敬云敬以直內者是也見語類四十四羅整菴論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與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之優劣見困知記徒依倣程說以倣一場話說而已論語曰臨之以

莊則敬又曰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豈曰異其意耶又曰齊之以刑注刑以齊之以禮注禮以豈曰經註意異哉此等不可枚舉焉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文集答何叔京書論之
○語類問百神享之云如祈晴得晴祈雨得雨之類嘉謂若朱先生亦然文集有祈雨文而謝雨文有之有祈晴文而謝晴文有之
○問以堯為父而有丹朱以鯀為父而有禹如何曰這個又是二氣五行交際運行之際有清

濁人適逢其會所以如此四語類子晦問人物清
明昏濁之殊德輔因問堯舜之氣常清明冲和
何以生丹朱商均曰氣偶然如此如瞽瞍生舜
是也某曰瞽瞍之氣有時而清明堯舜之氣無
時而昏濁先生答之不詳次日廖再問恐是天
地之氣一時如此曰天地之氣與物相通只借
從人軀殼裡過來上同問堯舜生丹均瞽瞍生舜
爭恐不全在人亦是天地之氣曰此類不可曉
人氣便是天地之氣然就人身上透過如魚在

水入口出腮但天地公共之氣人不得擅而

有之

上同

○語類六十二曰嘉樂詩下章又却不說其他
但願其子孫之多且賢耳此意甚好然此亦其
理之常若堯舜之子不肖則又非常理也
○語類易大過曰如堯舜之有朱均豈不能多
擇賢輔而立其子且恁地平善過然道理去不
得須是禪授方合義

○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便能贊化育堯之

子不肖他便不傳與子傳與舜本是箇不好底意思却被他一轉轉得好語類五因言舜禹揖遜事云本是箇不好底事被他一轉轉作一大好事語類七

○答何叔京書曰艾讀為又說文云艾草也从ノノ左ノ右ノ艾草之形故六書為指事之屬自艾淑艾皆有斬絕自新之意懲又創又亦取諸此不得復引彼為釋也文集

○答馮作肅書曰以伊尹為天民蓋以其事言

之如耕莘應聘之事即分明見得有此蹤跡也治亦進亂亦進是指五就湯五就桀而言乃是就湯之後以湯之心為心非不待可行而遽行之謂也傳說是大賢比伊尹須少貶其見可而後行雖同但所以行者或不及耳周孔又高直是正已而物正之事可行而行亦有所不足道矣文集

○答蔡季通書曰所論始終條理甚精密矣引康節志文尤當兒寬未必是引孟子恐是古來

樂家自有此語而因用之耳蓋前漢人多不甚說孟子也此亦無緊要但前日說中亦不曾如此說又其文太冗須更刊定趨約乃佳耳文集

○答張敬夫孟子說疑義書曰告子篇論性數章按此解之體不為章解句釋氣象高遠然全不略說文義便以已意立論又或別用外字體貼而無脈絡連綴使不曉者展轉迷惑粗曉者一向支離如此數章論性其病尤甚蓋本文不過數語而所解者文過數倍本文只謂之性而

解中謂之太極凡此之類將使學者不暇求經而先坐困於吾說非先賢談經之體也且如易傳已為太詳然必先釋字義次釋文義然後推本而索言之其淺深近遠詳密有序不如是之匆遽而繁雜也太拙解經但可略釋文義名物而使學者自求之乃為有益耳

○新安陳氏曰義猶柘捲也義上脫一仁字

○答嚴時亨書曰杞柳之性固可以為柘捲然須斫伐裁截矯揉而後可成故孟子言戕賊杞

柳而後可以為栝栳也若杞柳可以為栝栳而
榱楠不可以為栝栳又是第二重道理與此元
不相入不當引以說也此等處須且虛心看它
聖賢所說文義指意以求義理之所當乃為善
學若如所論徒為紛擾不惟枉費思慮言語而
反有害於窮理之實也文集

○答嚴時亨書曰生之謂性一章論人與物性
之異固由氣稟之不同但究其所以然者却是
因其氣稟之不同而所賦之理固亦有異所以

孟子分別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有不同者而
未嘗言犬之氣牛之氣人之氣不同也人之所
以異於禽獸一章亦是如此若如所論則孟子
之言為不當而告子白雪白羽白玉之白更無
差別反為至論矣程先生有一處有隙中日光
之論最為親切更須詳味於同中識其所異異
中見其所同然後聖賢之言通貫反覆都不相
礙若只據一偏各說道理則互相逃閃終身間
隔無復會通之時矣文集

○食色性也章曹端所著四書詳說曰此章舊
文錯誤不成文理端竊倣程朱之定大學蔡氏
之定武成而定之質諸先生長者多以為然遂
錄所定于後而更俟夫知者正焉告子曰食色
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
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
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
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

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
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
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
之外也曰耆秦人之多無以異於耆吾多夫物
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此亦可備
參考端字

正夫稱月
川先生

○語類百一論胡氏性無善惡百二十六論佛
氏作用是性作用是性達磨弟子波羅
提語見傳燈錄達磨傳
○文集胡子知言疑義論胡氏之失甚詳答張

敬夫胡廣仲伯逢書論之論性答藁後記亦論

之譽答張胡書中於左

○答張敬夫書曰性不可以善惡名此一義熹終疑之蓋善者無惡之名夫其所以有好有惡者特以好善而惡惡耳初安有不善哉然則名之以善又何不可之有今推有好有惡者為性而以好惡以理者為善則是性外有理而疑於二矣知言於此雖嘗著語然恐孟子之言本自渾然不須更分裂破也知言雖云爾然亦曰粹

然天地之心道義完具此不謂之善何以名之哉能勿喪此則無所適不為善矣以此觀之不可以善惡名太似多却此一轉語此愚之所以反覆致疑而不敢已也文集

○答胡廣仲書曰人欲非性之語此亦正合理會熹竊謂天理固無對然既有人欲即天理便不得不與人欲為消長善亦本無對然既有惡即善便不得不與惡為盛衰譬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本豈有對哉至

於晉有五胡唐有三鎮則華夷逆順不得不相
與爲對矣但其初則有善而無惡有天命而無
人欲耳龜山之意正欲於此毫釐之間剖判分
析使人於克己復禮之功便有下手處如孟子
道性善只如此說亦甚明白慤實不費心力而
易傳大有卦遺書第二十二篇棣問孔子孟
言性章論此
又極分明是皆天下之公理非一家所得而私
者願虛心平氣勿以好高爲意毋以先入爲主
而熟察其事理之實於日用之間則其得失從

違不難見矣蓋謂天命爲不囿於物可也以爲
不囿於善則不知天之所以爲天矣謂惡不可
以言性可也以爲善不足以言性則不知善之
所自來矣知言中此等議論與其他好處自相
矛盾者極多却與告子揚子釋氏蘇氏之言幾
無以異昨來所以不免致疑者正爲如此惜乎
不及供灑掃於五峰之門而面質之故不得不
與同志者講之耳亦聞以此或頗得罪於人然
區區之意只欲道理分明上不負聖賢中不誤

自己下不迷後學而已它固有所不得而避也

集文

○與郭冲晦書曰性善之善非善惡之善善竊謂極本窮原之善與善惡未流之善非有二也但以其發與未發言之有不同耳蓋未發之善只有此善而其發為善惡之善者亦此善也既發之後乃有不善以雜焉而其所謂善者即極本窮原之發耳

集文

○黃商伯問中庸章句謂人物之生各得其所

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或問亦言人物雖有氣稟之異而理則未嘗不同孟子集注謂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以理言之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二說似不同豈氣既不齊則所賦之理亦隨以異歟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也氣之異者粹駁之不齊理之異者偏全之或異幸更詳之自當無可疑也

集文

嘉謂語類四先生答黃商伯書云云某

有疑問呈先生云云論之甚詳

○答林叔和書曰孟子程子所說才字之意不同既是聖賢之言後學如何便敢判斷但此事道理只就自己身上體認便自見得而其所以為是非得失者亦不容無分別也如集註中以程子為密即是見得孟子所說未免少有踈處今但以程子為主而推其說以陰補孟子之不足則於理無遺而兩書之說亦不至甚相妨矣

文集

○答張敬夫書曰夜氣不足以存按此句之義

非謂夜氣之不存也凡言存亡者皆指心而言

耳觀上下文可見

云仁義之心又云放其良心又云操則存舍則亡惟心之

謂與正有存亡二字意尤明白

蓋人皆有是良心而放之矣至

於日夜之所息而平日之好惡與人相近者則

其夜氣所存之良心也及其日晝之所為有格

亡之則此心又不可見若格亡反覆而不已則

雖有日夜之所息者亦至微薄而不足以存其

仁義之良心矣非謂夜氣有存亡也若以氣言

則此章文意首尾銜決殊無血脉意味矣程子亦曰夜氣之所存者良知良能也意蓋如此然舊看孟子未曉此意亦只草草看過也文集

○語類五問人心形而上下如何曰如肺肝五臟之心却是實有一物若今學者所論操舍存亡之心則自是神明不測故五臟之心受病則可用藥補之這箇心則非菖蒲茯苓所可補也問如此則心之理乃是形而上否曰心比性則微有迹比氣則自然又靈

○語類五問先生嘗言心不是這一塊某竊謂滿體皆心也此特其樞紐耳曰不然此非心也乃心之神明升降之舍人有病心者乃其舍不寧也凡五臟皆然心豈無運用須常在軀殼之內譬如建陽知縣須常在衙裏始管得這一縣也某曰然則程子言心要在腔子裏謂當在舍之內而不當在舍之外耶曰不必如此若言心不可在脚脚又不可在手上只得在這此子上也

○心之操存舍亡文集答張敬夫呂子約石子重游誠之方伯謨吳晦叔何叔京書及答許順之李晦叔書極論之矣

○答李晦叔書曰罷却許多閑安排除却許多閑言語只看操則存一句是如何亦不可重疊

更下註脚文集

○文集感興詩曰人心妙不測嘉按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

言者也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盡心集註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致知或問曰知則心之神明出入乘氣機又曰偉哉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

○雙峰饒氏曰此章緊要在三箇存字首說存

乎人者是說此心本來存次說夜氣不足以存

是說衆人不能存此心終說操則存是教人用力以存此心

○讀書錄二曰瑄因憶少年時晚間誦書愈數

而不能誦至來早即心志豁然昨晚所讀之書悉能成誦今思之晚間多不能記者氣昏也早間能背誦者氣清也此亦可驗夜氣之說

○答李元翰書曰元翰前日說得儘近似今看
所示又說開了蓋前日所說尤非實見故把捉
不定又會走作爾如前日云存得此心即便
是仁此句甚好但下面說合於心者行之不合於
心者勿爲又說從義上去了不干仁事矣今所
寫來者乃先存得此心一句便只說合於心爲
之云云却是全說不著也今且只以孟子仁人
心也義人路也兩句看來便見仁義之別蓋仁
是此心之德纔存得此心即無不仁如說克己

復禮亦只是要得私欲去後此心常存爾未說
到行處也纔說合於心者云云則便侵過義人
路底界分矣然義之所以能行却是仁之用處
故學者須是此心常存方能審度事理如其不
然則方寸之間自無主宰亦不復能審度可否
而行所當行矣此孔門之學所以必以求仁爲
先蓋此萬理之原萬事之本且要先識認得先
存養得方有下手立脚處爾其他所論未穩者
多但先看此一節久之自見得也

垂加草
文會集卷五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與尊德性而道問學同意先生作尊德性齋求放心齋之二銘見文集自序云內弟程允夫以道問學名齋予謂當以尊德性易之允夫請銘因為作此番陽程正思作求放心齋汪子卿祝汝玉既為之銘新安朱熹掇其遺意復為作此以先生答二子書觀之允夫道問學之功多正思學問之功少實記門人部亦可見為允夫易齋名而專銘尊德性之意為正思則銘末乃言切問近思曰惟以

補之良有以夫

○學問之事分殊也義也求放心理一也仁也與上文合者歟

○文字極難理會孟子要略內說放心處又未是前夜方思量得出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不是學問只有求放心一事程先生說得如此自家自看不出問賀孫曉得否曰如程子說吾作字甚敬只此便是學這也可以收放心非是耍字好也曰然如灑掃應對博學審問謹思明

辨皆所以求放心

語類○同六問求仁曰看來仁字只是箇渾淪底道理如

大學致知格物所以求仁也中庸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力行亦所以求仁也

學問之

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舊看此只云但求其放

心心正則自定近看儘有道理須是看此心果

如何須是心中明盡萬理方可不然只欲空守

此心如何用得如平常一件事合放重今乃放

輕此心不樂放重則心樂此可見此處乃與大

學致知格物正心誠意相表裏可學謂若不於

窮理上作工夫遽謂心正乃是告子不動心如

何守得曰然又問舊看放心一段第一次看謂

不過求放心而已第二次看謂放心既求儘當

窮理今聞此說乃知前日第二說已是隔作兩

段須是窮理而後求得放心不是求放心而後

窮理曰然同上學問皆所以求放心之說語類猶

數條有之小註雙峰所舉勉齋之說心經附註所載心學圖合于此本文如

此看亦通然集註不存之或問亦不言之亦未

見之文集之中更詳之

語類陳烈求放心之事又見十一及百二十

九百二十九記得之丘氏學的取十一所載失

考

○答何叔京書曰桐梓之說甚善但不必分身

心為兩節又以木根為譬似太拘滯蓋言身則

心具焉壹是皆以脩身為本是已今但云以理

義養其心則德尊而身安矣意亦自見文集

○答余正甫書曰此間所有太官本孟子皆作

比字注中亦作比方殊不可曉然孟千古注亦

有與正文相背者如士憎茲多口正文增字從

心而注訓增為益則是謂當從土矣至其下文

引詩皆有愠字又似解增字為憎惡之意是注

亦不足為憑也但此比字正文與注皆同而無

文理恐是一處先誤而後人并改以從之耳今

不可考但尋其義理當作此字無疑也文集

○退溪集二十三答趙士敬書曰范氏心箴先

生每加稱賞而呂東萊反輕視之後學於此當

思東萊之輕視得失如何先生之稱賞旨意何

在正是吾身因有所省發得力處公既不能思

及於此乃以其文字有少難曉處直欲削去之無乃不可之尤者乎願公一思焉

○心箴之外心經附註有范氏三說焉大學誠意章之說尤切孟子牛山舜蹠兩章之說亦好但牛山所謂學者覺也至靜自若之語有病

○須常常自問人人之性善而已之性却不見其善人皆可以為堯舜而已之身即未見其所以為堯舜者何故常常自問知所愧恥則勇厲奮發而志立矣更將孟子告子篇反復讀之指

不若人之類數段可以助人興發必為之志

類語

○小註動心者動其仁義禮智之心此語類之說與集註異

○林德久問伊川曰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何緣知性知天觀諸先生議論皆謂盡心而後知性知天而先生盡心第一章以謂知性而後能盡心與諸先生議論不同如孟子教人皆從心上用功不知先自知性始

當從何處實下工夫敢告指教曰以文勢觀之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言人之所以能盡其心者
以其知其性故也蓋盡心與存心不同存心即
操存求放之事是學者初用力處盡心則窮理
之至廓然貫通之謂所謂知性即窮理之事也
須是窮理方能知性性之盡則能盡其心矣又
曰盡心知性之說恐未然今亦未論義理如何
只看文勢者也二字便可見近有朋友引得其
民者得其心也以證之亦自有理若如所論私

意脫落無有查滓爲盡心即不知却如何說存
心兩字兼既未知性即是於理尚有未明如何
便到得此田地耶此處一差便入釋氏見解矣
此理甚明更宜思之况知者有漸之詞盡者無
餘之義其意象規模自應有先後也

文集

○盡心語類或云如大學誠意云意誠之事云
盡心力蓋集註至于再至于三然後定焉文集
答朱飛卿書曰盡心之說當時見得如此故以
爲意誠之事後來思之似只是知至之事當更

尋舊說攷之下文且只平看不必以所以二字為關鍵也

○讀書錄十一曰朱子文集有朱為定說者如盡心知性一段與孟子盡心知性集註不同當以集註為定說

嘉謂文集三十一二答張敬夫書六十七盡心說觀心說皆與集

○問先生盡心說曰心者天理在人之全體又曰性者天理之全體此何以別曰分說時且恁地若將心與性合作一處說須有別

語類

嘉按今

盡心說改之曰性者理之全體而人之所得以生者也心則人之所以主於身而具是理者也○盡心語類黃敬之問條末注林問條氣之虛明寓於中皆可疑

○答宋深之書曰三聖相授允執厥中與孟子所論子莫執中者文同而意異蓋精一於道心之微則無適而非中者其曰允執則非徒然而執之矣子莫之為執中則其為我不敢為楊朱之深兼愛不敢為墨翟之過而於二者之間執

其一節以爲中耳故由三聖以爲中則其中活
由子莫以爲中則其中死中之活者不待權而
無不中中之死者則非學乎聖人之學不能有
以權之而常適於中也權者權衡之權言其可
以稱物之輕重而游移前却以適於平蓋所以
節量仁義之輕重而時措之非如近世所謂將
以濟乎仁義之窮者也文集

○答蔡季通書曰道間思久假之說欲下語云
五伯假之而至於功施當時名顯後世則是久

假而不歸矣人亦安能知其本非真有哉孟子
之言蓋疾矯僞之亂真傷時人之易惑而非與
五伯之辭也煩爲呈似元禮可大二兄商量看
如何今日因思此義偶得一法大抵思索義理
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
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此說
向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方真實驗得如此非
虛語也

○答何叔京書曰歐陽公論世宗之事未爲失

但以孟子爲爲世立言之說則害於理矣夫聖賢之立言豈不度其事之可行與否而姑爲是可喜之論以供世之傳誦道說而已哉蓋必有是理然後有是心有是心而後有是事有是事然後有是言四者如形影之相須而未始須更離也臯陶之執舜之逃天理人倫之至聖人之心所必行也夫豈立言之說哉聖人顧事有不**能必得如其志者則輕重緩急之間於是乎有權矣故緣人之情以制法使人人得以企而入**

議之說生焉然其所謂權者是亦不離乎親親貴貴之太經而未始出於天理人心之外也今必以正理爲空言而唯權之爲徇不幸而有毫釐之差則不失於正者鮮矣此義龜山亦嘗論之見集第二十一卷又集

○桃應之問孟子之對楊氏有議貴之說如何曰使舜欲爲天子又欲免瞽瞍則生議貴之法矣語類蔡清安議此章見蒙引及虛齊集固不識舜心者亦莫忌憚之甚

孟子卷五 文會堂錄五

躍如也文集答何叔京書之說未的當

注云無意而安行性也性下合添之者二字

類語

○答廖子晦書曰說大人之義真嘗說孟子不
是教人去藐大人但教人勿視其巍巍然者而
已今人不是畏大人只是畏其巍巍然者而已
如蘇秦嫂所謂見季子位高金多正是此見識
也其能勿視其巍巍然而不失夫畏大人之心
則是真能畏大人者矣文集

○說大人則藐之孟子也如此說雖曰聖人無

小大無敢慢不皆如此說但視那為富貴權勢

所移者有間矣聖人氣象固不如此若大賢以

下則未免如是語類百二十四

○偶讀謾記曰或說說大人則藐之以藐為自

小之意云說大人時當如子弟之對父兄恬然

泰然說盡道理不作大事看非謂小視大人也

此說甚恠下文更說不行如吾何畏彼哉一句

不知却如何說人皆知其不可而或者信之蓋

正理不明而先入爲王故其惑如此亦非止此

一條也

文集

先生讀余隱之尊孟辨見文集

○語類百一曰五峰辨疑孟之說周遮全不分曉若是恁地分疏孟子刻地沈淪不能得出世百四十曰五峰如疑孟辨別自做出一樣文字温公疑得固自不是但他箇更無理會某嘗謂今只將前輩與聖賢說話來看便見自不及他處今孟子說得平易如此温公所疑便見明白

自家却說得恁地聲牙如何辨得他倒

○語類百二十三曰鄭厚藝圃折衷當時以爲邪說然尚自占取地步但不知權其說之行猶使人知君臣之義如陳同父議論却乖乃不知正曹丕旣篡乃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此乃以已而窺聖人謂舜禹亦只是篡而文之以揖遜爾同父亦是於漢唐事迹上尋討箇仁義出來便以爲此即王者事何異於此

○語類百二十九因論李泰伯曰當時國家治

時節好所論皆勁正如此又曰前輩如李泰伯門議論只說貴王賤伯張大其說欲以劫人之聽却是矯激然猶有以使人奮起今日須要作中和將來只便委靡了百三十九曰李泰伯文實得之經中雖淺然皆自太處起議論

○野客叢書附錄曰司馬文正不喜孟子作疑孟十餘篇嘉按見溫公集七十三皆求瑕語余欲作辨疑示後人未暇也晁說之以道自云受學於司馬公因作詆孟一書江南僧宗杲云晁以道可謂

不善學柳下惠矣嘉謂宗杲固名教之罪人安知以道有善學處哉

○李泰伯之事見瑯邪代醉十刺孟下

文會筆錄五

終

